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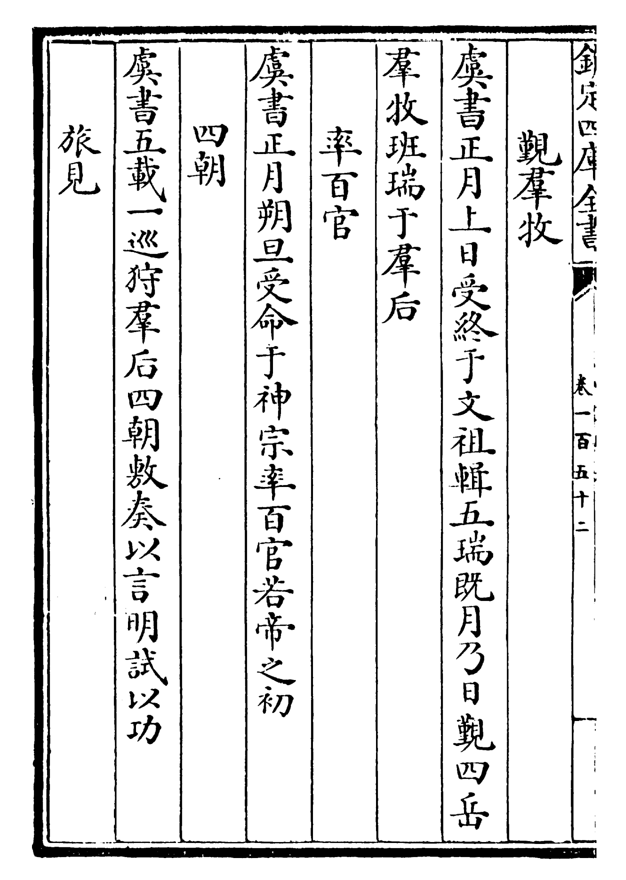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孫烔

山堂肆考卷二百五十二　明　彭大翼　撰

典禮

朝會

禮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周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頫曰視



覲羣牧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率百官

虞書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四朝

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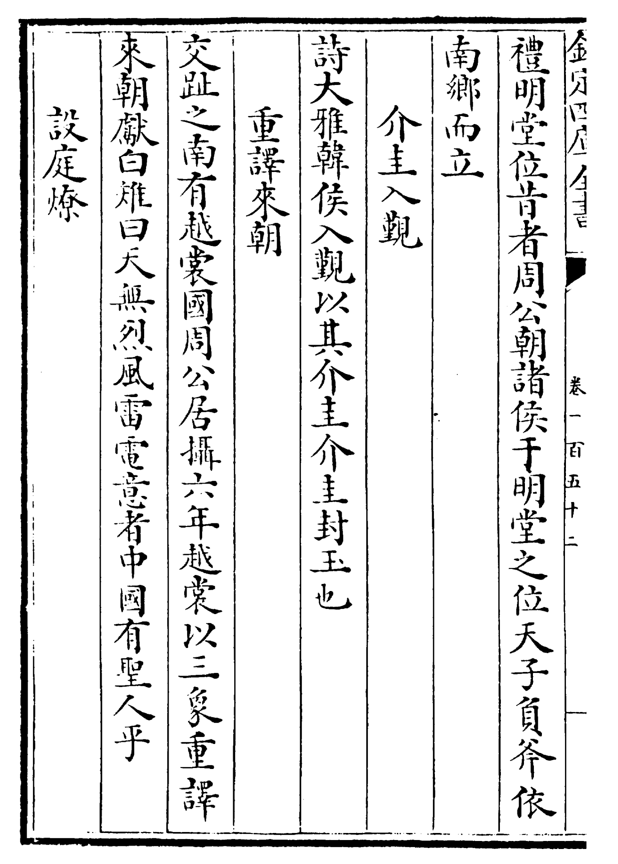
旅見

春秋傳非天子不旅見諸侯

正班爵

左莊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注云以大習之言大習朝會之禮如舜覲羣后禹會塗山之類

負斧依



禮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介圭入覲

詩大雅韓侯入覲以其介圭介圭封玉也

重譯來朝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譯來朝獻白雉曰天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設庭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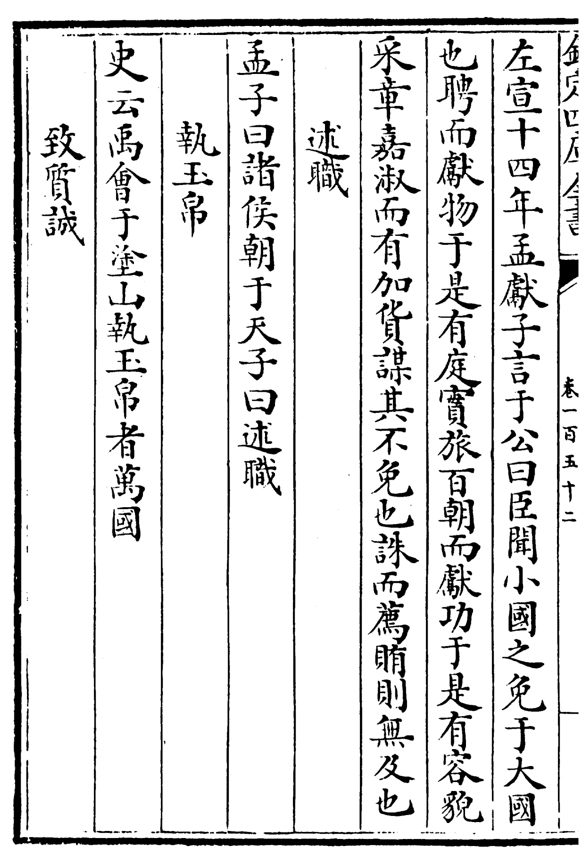
詩小雅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注云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門内也又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墳燭于門内曰庭燎所以照衆也

設黼依

周禮春官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獻功



左宣十四年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

述職

孟子曰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

執玉帛

史云禹會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致質誠

白虎通凡臣見君必有贄贄者質也致己質誠也

正刑

禮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圖事

周禮春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

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賛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報籌

唐王維和賈至早朝詩絳幘雞人報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

待漏

宋王元之待漏記北闕尚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

車于馬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傳警

漢叔孫通與弟子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習之月餘會十月朔百官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衛官俠陛及羅列庭中皆執兵張旗幟于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王侯以下至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震恐肅敬

鳴鞭

宋紹興十二年十月大朝賀詔來歲舉行王望之為侍

郎言排辦不及俟來年冬至既而不果至十五年正月朔旦乃克行之用黄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都舊儀損三之一時無大慶殿遂權于崇政殿行之又以殿狹不鳴鞭他如故事是日設宫懸樂百官上壽

燕享

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君臣俱有之禮也

觴瑤池

史記周穆王好神仙嘗欲使車轍馬跡徧于天下以倣

黄帝又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悠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享鈞臺

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于楚子曰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

燕羣臣

詩小雅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宴享賓客之詩

燕諸侯

詩小雅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此天子燕諸侯之詩

燕朋友

小雅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親賓客

周禮春官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明貴賤

禮燕義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觀威儀

左成十四年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按成叔即郤犨

享有備物

左僖三十年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足畏也則有備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注云白熬稻黑熬黍

宴有折俎

左宣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注云王室之禮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則體解則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用享禮體薦卿當用燕禮折俎此王室之典禮不可易也今士會卿也雖享亦當用宴禮

宴過三爵

左宣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享用一獻

左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乃用一獻注云

小雅㭊葉詩義取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㭊葉兔首猶

與賓客享之

穆姜出房

左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

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

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

衣之卒章而入

杜蕢入寢

禮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

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注云知悼子晉大夫名罃

膳夫為主

周禮膳夫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注云凡王燕諸侯皆於路寢使膳夫為主人王不為主以燕禮輕故王不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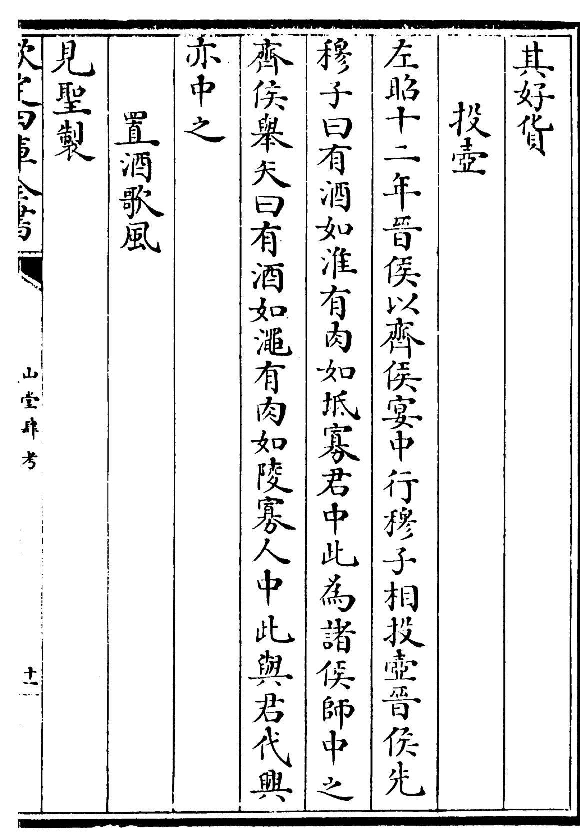
大夫為賓

禮燕義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

君抗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

加籩

左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隷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得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



其好貨

投壺

左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置酒歌風

見聖製

錫宴喜雨

宋太祖大宴雨暴作上不悦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上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又宣勸滿飲盡歡而罷

夫人執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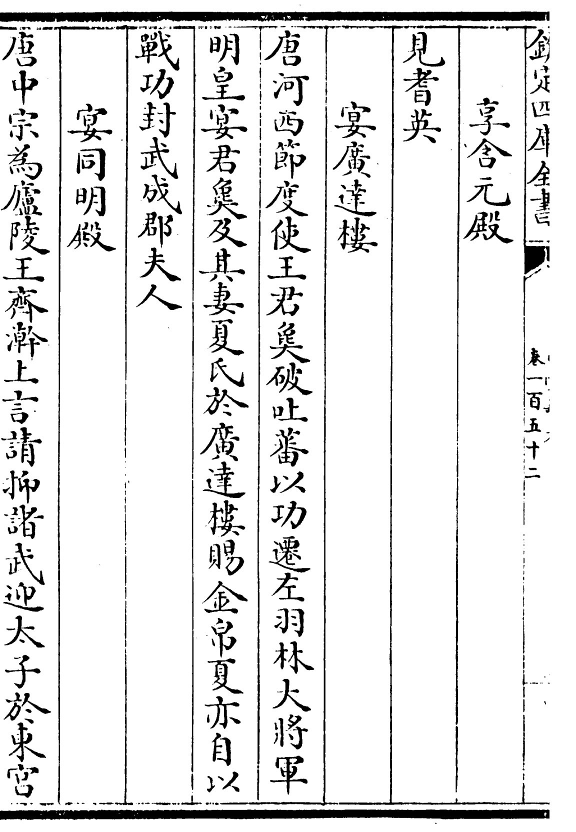
齊桓公與管仲飲酒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齋戒召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

貴妃齋器

孔帖麟州刺史韋雲起告裴寂反按訊無狀帝謂寂曰朕有天下卿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所以遣吏按訊者欲天下信公不反耳詔三貴妃齋玉食寶器宴其家

宴長樂宮

漢高帝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置法酒諸侍坐者皆俯身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奏罷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享含元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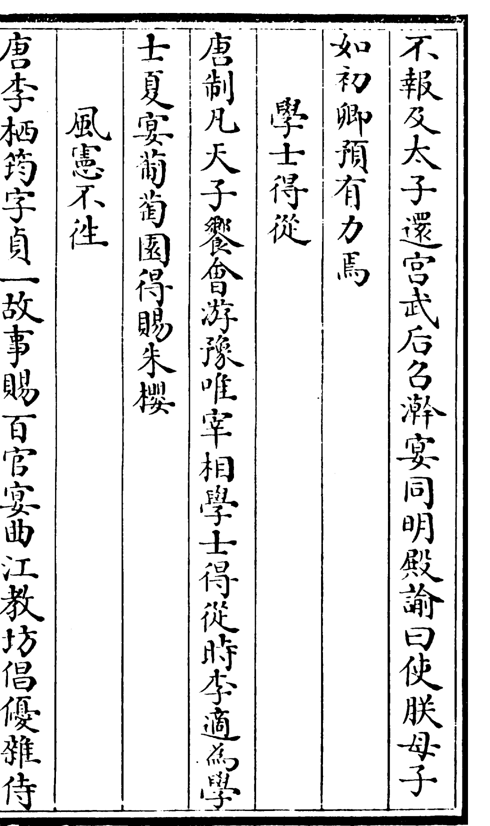
見者英

宴廣達樓

唐河西節度使王君㚟破吐蕃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明皇宴君㚟及其妻夏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宴同明殿

唐中宗為廬陵王齊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於東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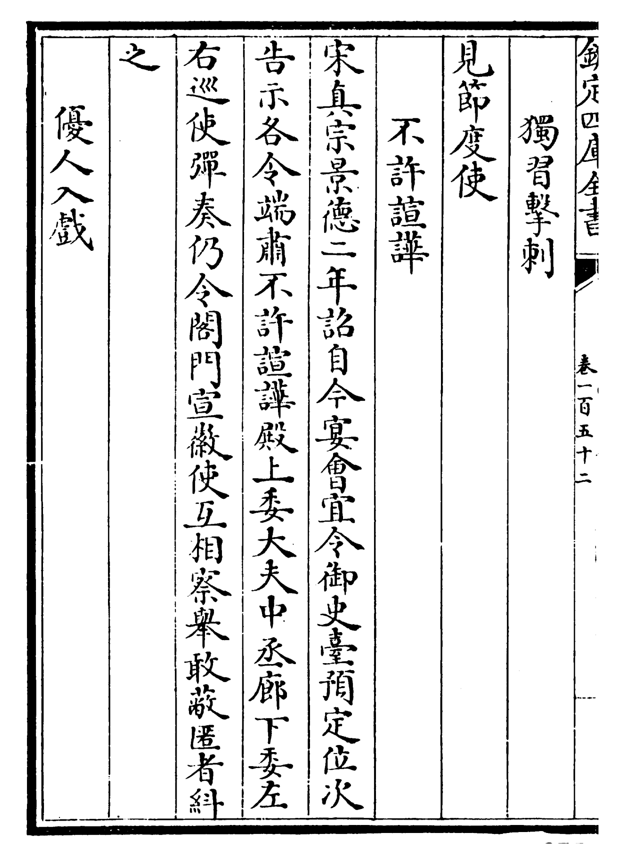
不報及太子還宮武后名㴉宴同明殿諭曰使朕母子如初卿頗有力焉

學士得從

唐制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學士得從時李適為學士夏宴蒲萄園得賜朱櫻

風憲不往

唐李栖筠字貞一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優雜侍栖筠以任風憲獨不往臺中遂以為法



獨習擊刺

見節度使

不許諠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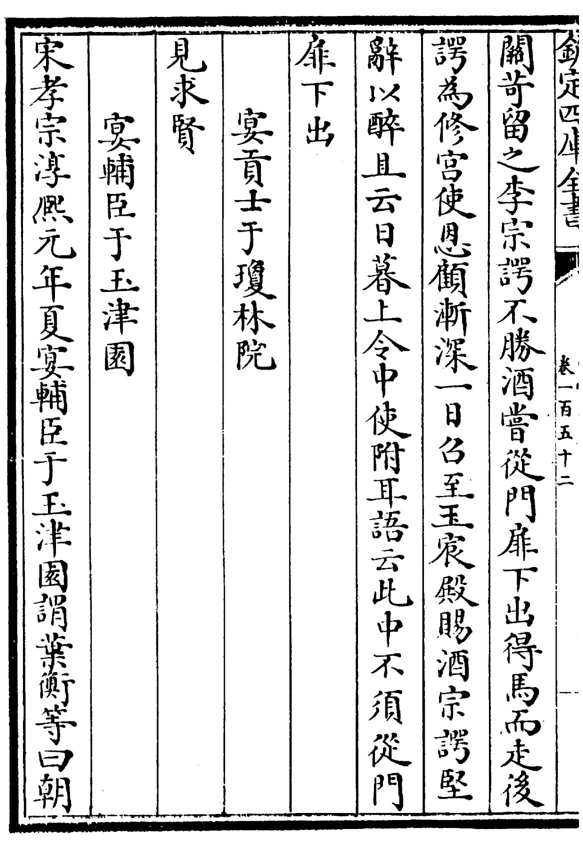
宋真宗景德二年詔自今宴會宜令御史臺預定位次告示各令端肅不許諠譁殿上委大夫中丞廊下委左右廵使彈奏仍令閤門宣徽使互相察舉敢蔽匿者糾之

優人入戲

范蜀公東齋遺事宋仁宗朝與侍臣賞花釣魚宴賦詩
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上因命賦山水石頭出于不
意詩多荒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詠狀一
人忽仆於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準備應制却
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命中書銓定内鄙惡者與
外任

中使附語

金坡遺事宋寇萊公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



閼苛留之李宗諤不勝酒嘗從門扉下出得馬而走後諤為修宮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

宴貢士于瓊林院

見求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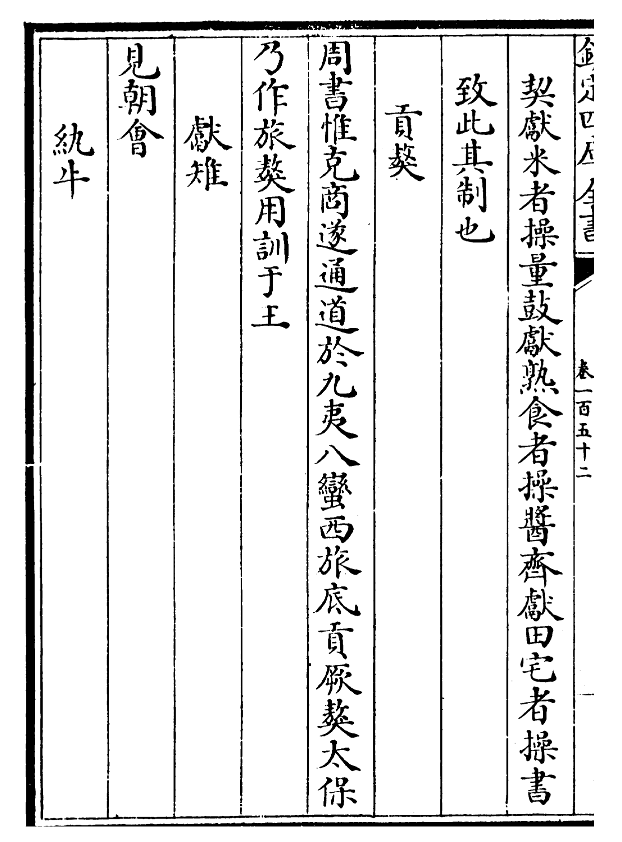
宴輔臣于玉津園

宋孝宗淳熙元年夏宴輔臣于玉津園謂葉衡等曰朝

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致此

貢獻

尚書禹别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者曰貢盛之於筐而進者曰篚若不常歲貢須賜命而後貢者曰錫貢又周禮有九貢致邦國之用獻者謂貢篚賜貢之外所進奉者也禮曲禮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



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此其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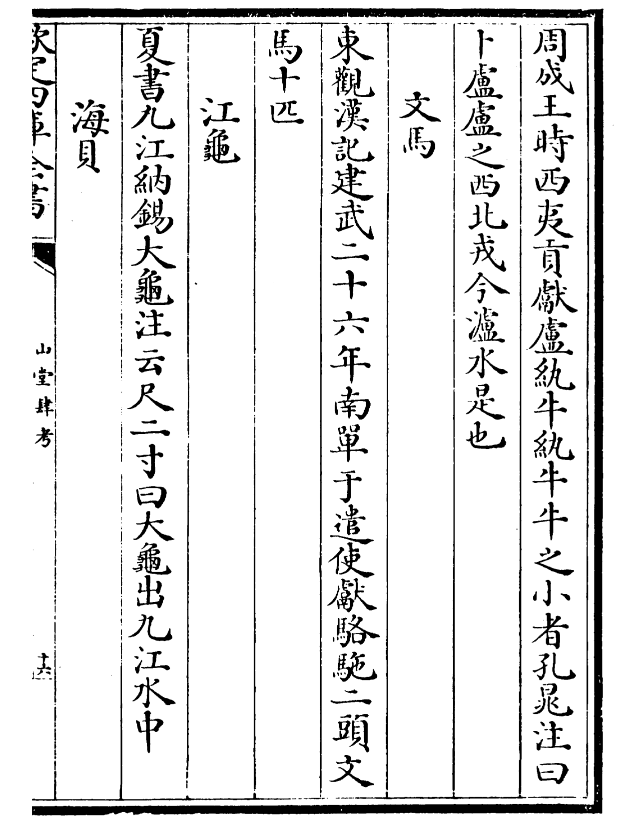
貢獒

周書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獻雉

見朝會

納牛



周成王時西戎貢獻盧紈牛紈牛牛之小者孔晁注曰卜盧盧之西北戎今瀘水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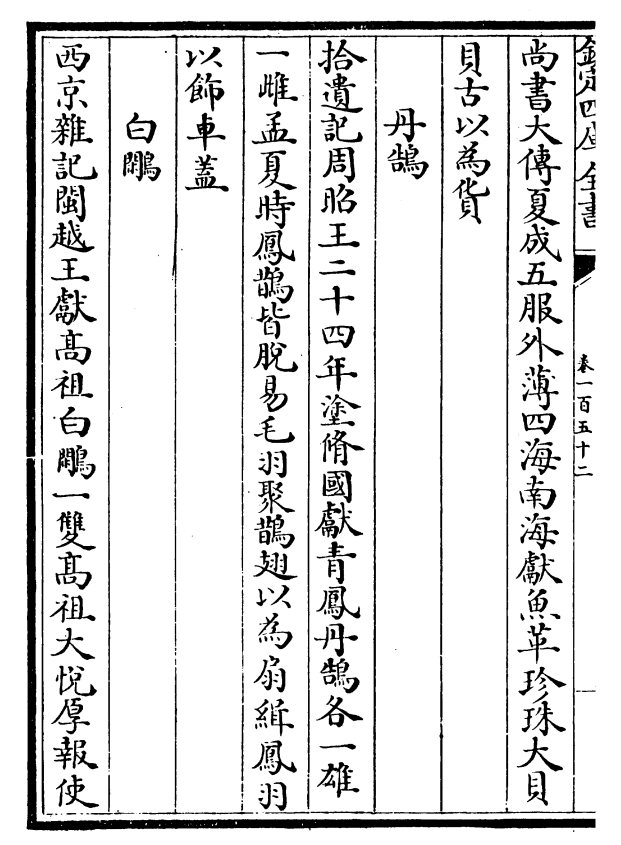
文馬

東觀漢記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駞二頭文馬十匹

江龜

夏書九江納錫大龜注云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水中

海貝



尚書大傳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海獻魚革珍珠大貝

貝古以為貨

丹鵠

拾遺記周昭王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雄

一雌孟夏時鳳鵠皆脫易毛羽聚鵠翅以為扇緝鳳羽

以飾車蓋

白鷴

西京雜記閩越王獻高祖白鷴一雙高祖大悅厚報使

者

駮騾

郭子横洞冥記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駮騾高十尺色赤斑背有日月之象帝以金埏為鑣紲以寳器盛芻飼之

細鳥

元封中畢勒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如黄鵠之音也國人以此鳥候時亦名候日蟲帝置之宫内旬日俱飛去帝甚惜之

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幕或入衣袖妃嬪皆悅之有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

昆吾劒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劒與赤刀切玉如切泥

吉光裘

十洲記東方朔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獻吉光裘

楛矢砮石

周武王時肅慎氏貢楛矢砮石其長尺有咫楛木名砮石可為矢鏃八寸曰咫

火油薔薇水

五代占城國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

蔓菪

見宫嬪

芳荍

洞冥記元鼎元年起招仙閣閣燃芳荍燈此草形如麻

𢦏盧國來獻又周書成王時康人有獻桴荍者其實服

之宜子

香草

洞冥記光和元年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

名荃蘼一名春蕪一根而百條其皮如絲可為布所謂春蕪布堅密如氷紈也握之一片滿宫皆香婦人帶之彌有芬馥

文瓜

王逸荔枝賦大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黄甘之華橘

合枝李

西京雜記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異果有合枝李

同心梨

段龜龍凉州記呂光時燉煌太守宋歆獻同心之梨

青金鏡

洞冥記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祗國所獻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

紫玉壺

交州雜記太康四年林邑王范能獻紫水精唾壺一口

青白水精唾壺二口山海經曰堂夜之山多水玉郭注

曰水玉即水精

青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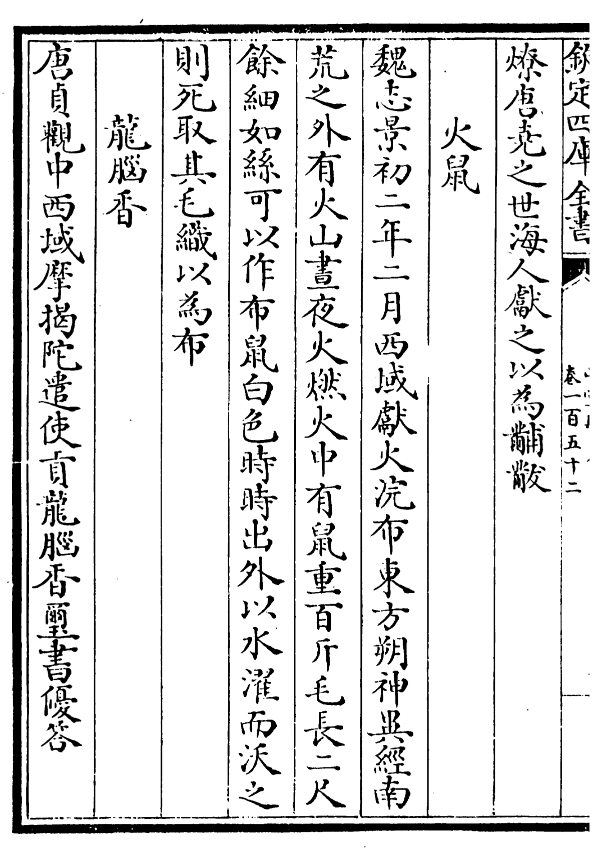
魚豢魏略漢陽嘉三年疏勒國獻西海青石帶

白環

帝王世紀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

氷蠶

拾遺記員嶠之山有氷蠶長十寸黒色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後為繭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



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以為黼黻

火鼠

魏志景初二年二月西域獻火浣布東方朔神異經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燃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鼠白色時時出外以水灌而沃之則死取其毛織以為布

龍腦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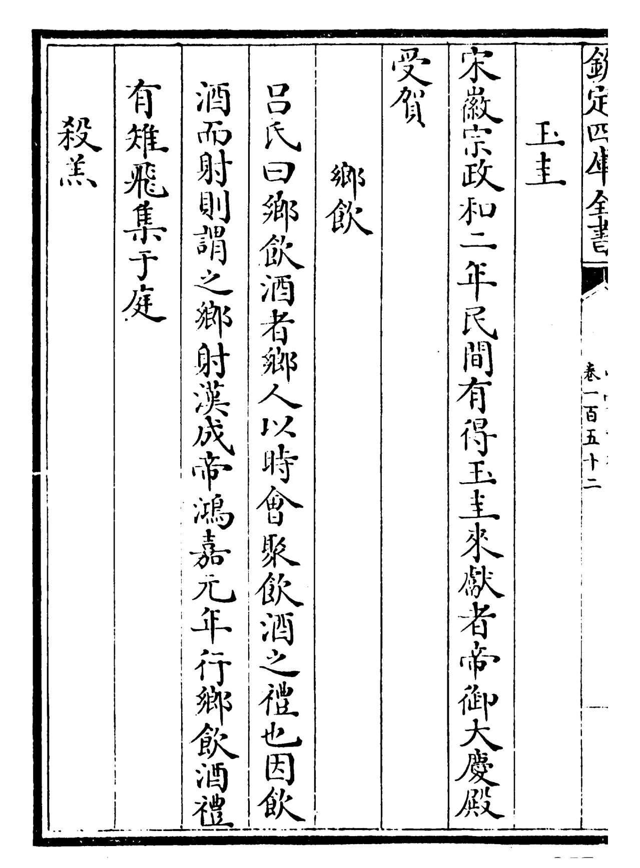
唐貞觀中西域摩揭陀遣使貢龍腦香璽書優答

魚牙紬

開元中新羅國數入朝獻果下馬朝霞紬魚牙紬海豹皮

玉印

宋徽宗大觀二年春受八寶於大慶殿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



玉圭

宋徽宗政和二年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大慶殿受賀

鄉飲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漢成帝鴻嘉元年行鄉飲酒禮有雉飛集于庭

殺羔

詩豳風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注云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於房戶間是也

烹狗

禮鄉飲酒義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

致絜致敬

禮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祭薦祭酒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

象三光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象四時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輔賓輔主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

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盛德氣也此天地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

立賓立主

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

三光政教之本也注云前言介僎象陰陽此言象日月者前章言氣故以陰陽言之此章言體故以日月象之

尊長養老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教成而後國可安也

正身安國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在泮

詩魯頌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臨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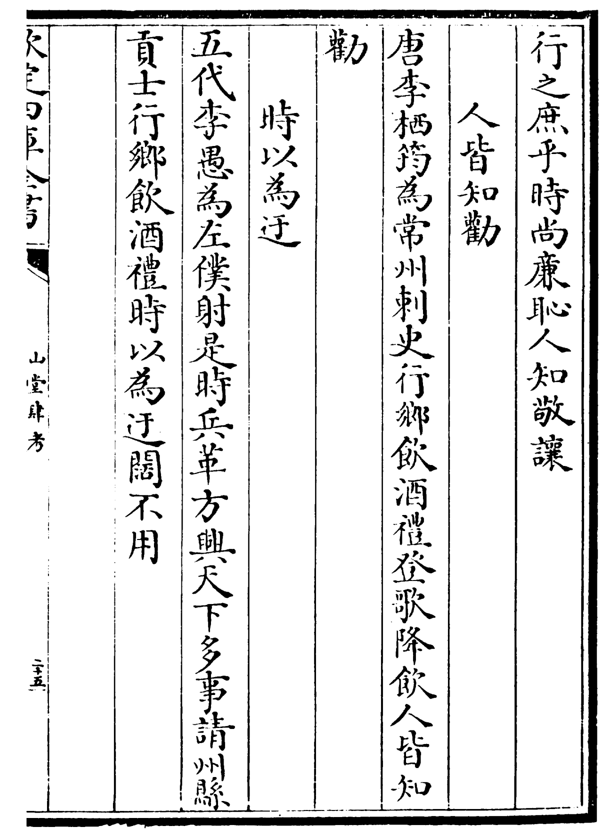
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

詔行學校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詔郡縣行鄉飲酒禮于學校

頒示州縣

唐太宗貞觀六年詔天下行鄉飲酒禮曰比年豐稔閭里無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産朋遊無度酣宴是耽敗危身德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兹敝俗可先録鄉飲酒禮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依禮



行之庶乎時尚廉恥人知敬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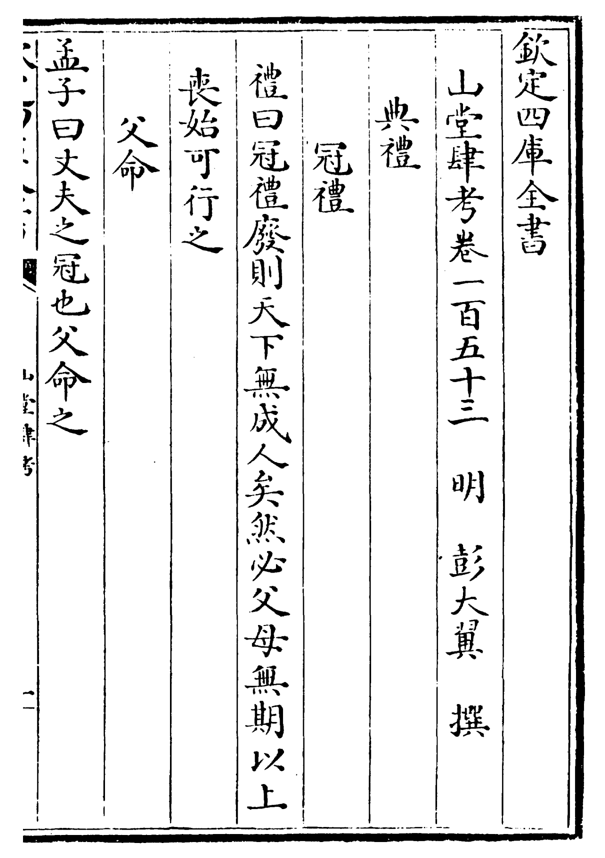
人皆知勸

唐李栖筠為常州刺史行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皆知勸

時以為迂

五代李愚為左僕射是時兵革方興天下多事請州縣貢士行鄉飲酒禮時以為迂闊不用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二



山堂肆考卷一百五十三　明　彭大翼　撰

典禮

冠禮

禮曰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矣然必父母無期以上

喪始可行之

父命

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母拜

禮冠義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

十九而冠

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

十二而冠

文公家禮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云許嫁則十五

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

筮賓

家禮行冠禮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前期三日主人自詣其家隨意致辭請之地遠則遣子弟致書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

宿賓

家禮前一日遣子弟以書致辭曰某官執事某將以來

日加冠于子某若某親某子某吾子既許以惠來矣敢宿荅書曰承命以來日行禮既蒙見宿敢不夙興

設盥洗

家禮設盥洗于廳事如祠堂儀以帟幕爲房于廳事之南北或廳事無西階則以堊畫而分之

陳冠服

家禮厥明宿興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須掠皆以卓子陳于

房中凡衣服皆東領以北為上又用卓子設酒注盞盤

并脯醢楪于衣服卓子之北其幞頭帽子并冠巾各以

一盤盛之蒙以帕陳于西階執事者一人守之凡冠者

席與賓主位次皆用灰依圖界畫長子則布席于阼階

上之東少西北向衆子則布席阼階上之東少西南向

若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主人以下盛服就位

主人席在阼階下少東西向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

為儐立于門外賓既至暫于便處少憩以待主人之出

主人將出時賓于門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儐者入告主人出門左西向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贊者報揖主人遂揖而行賓贊從之入門分庭而行揖遜而至階又揖遜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少東西向賓由西階升少西東向贊者盥洗由西階升立于房中西向賓揖將冠者出房即席行三加禮

三加

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

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若諸侯則始加緇布冠繢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玄冠朱組纓次皮弁三爵弁四玄冕五袞冕矣又文公家禮三加始加冠巾再加帽子三加幞頭

三祝

始祝曰令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再祝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承爾威儀

淑謹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無疆受天之慶

拜尊長

家禮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南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女姑南向諸姊嫂東向冠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為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命冠者詣其室拜之尊者為之起還就東西序每列皆再拜應答拜者答拜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

于父者于堂乃就私室見父母及餘親若宗子自冠有母則拜母如儀族人宗之者皆来見于堂上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者拜

見執友

家禮既冠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則對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

並於廟門

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注云筮者以蓍問日吉凶于易也冠必筮日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親其親也家禮古者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主人謂冠者之祖父母父母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自為主人也

醮于客位

禮郊特牲醮于客位加有成也家禮三加之後行醮禮

敬名

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告字

冡禮賔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賔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冠者對辭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又禮書既字賔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賔賔就次乃禮賔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賔束帛儷皮注云束帛十端也一匹為兩端十端為五匹儷皮兩鹿

皮也

尊事

禮冠義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重禮

冠義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注云重禮則人道立此國之所

以為國也故曰為國本

禮行樂節

左襄公九年晉悼公會諸侯伐鄭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

焉公還及衞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容正色齊

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應亨貽詩

東漢永平四年應亨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亨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

黄香獻頌

東漢黄香天子冠頌厥日王於太皡厥時叶於百神既臻廟而成禮乃廻軫而及宫正朝服以享宴撞太蔟之庭鐘感進酌于金罍獻萬年之玉觴

沈約冠子

梁沈約冠子祝文𨽻兹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遐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尹穀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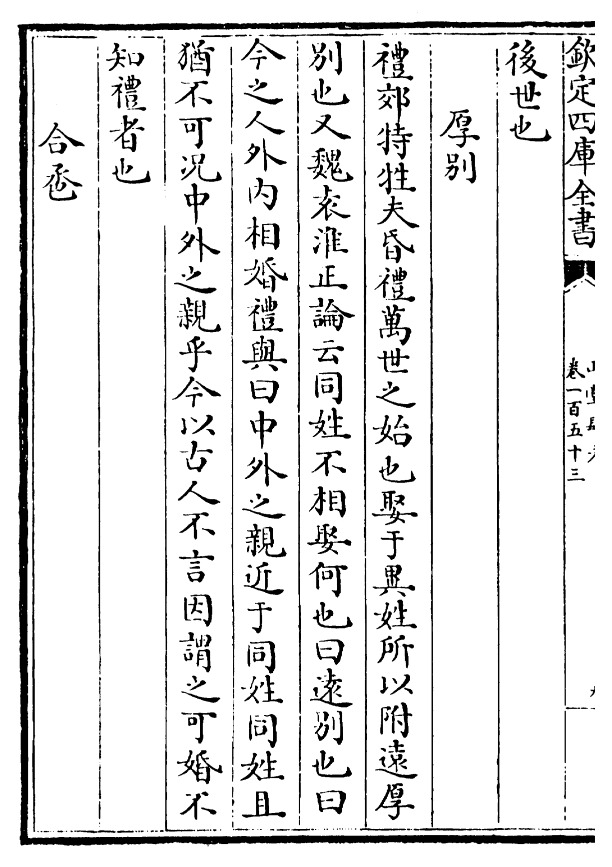
宋帝㬎德祐二年元兵破潭州時知衡州尹穀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死

婚禮 附媒

爾雅婦之父母曰婚壻之父母曰姻白虎通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儀禮婚有六禮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禮曾子問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

合好

禮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



後世也

厚別

禮郊特牲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娶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又魏衣淮正論云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内相婚禮與曰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況中外之親乎今以古人不言因謂之可婚不知禮者也

合巹

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注云共牢而食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巹而酳以一瓠分為兩瓢謂之巹婿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

跨鞍

酉陽雜俎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馬鞍此其始也五代

劉岳書儀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謂之上高坐此義未詳

結縭

詩豳風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注云縭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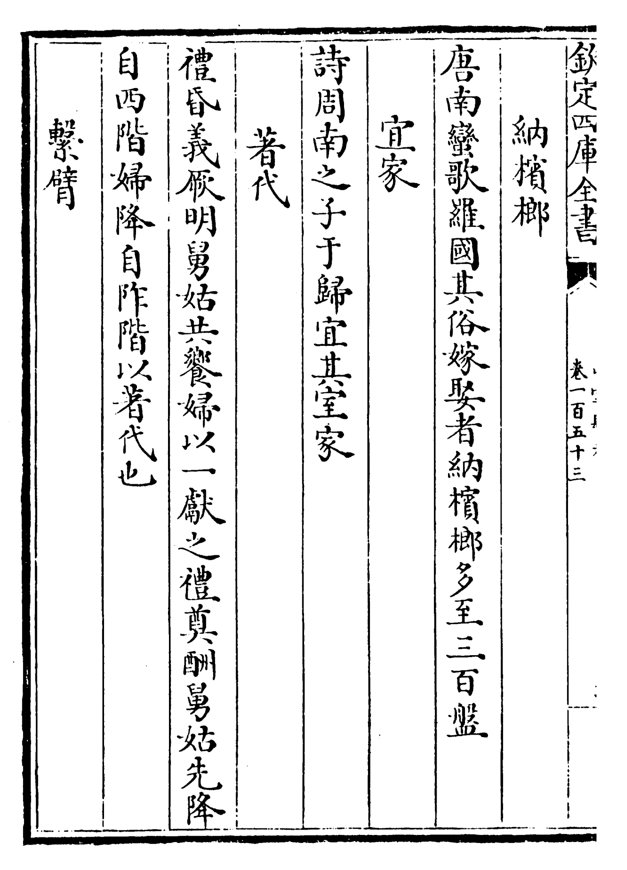
施衿

儀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

悅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爾衿鞶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

執巾櫛

左僖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納檳榔

唐南蠻歌羅國其俗嫁娶者納檳榔多至三百盤

宜家

詩周南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著代

禮昏義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繫臂

見宮嬪令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古事也杜牧之詩

絳縷猶封繫臂紗

結髮

語錄程正叔言結髮爲夫婦者只稱其少小也如云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非謂合髻子也

齊姜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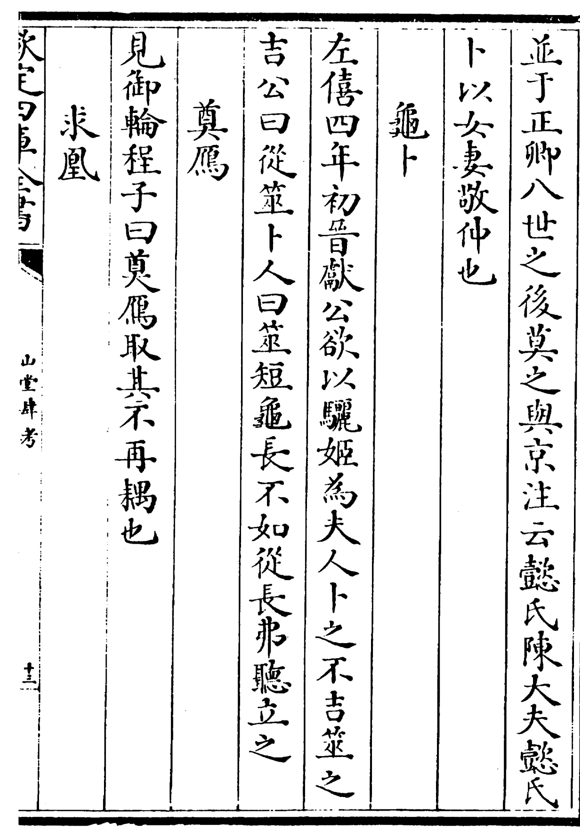
詩陳風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

汾甥蹶子

詩大雅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注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云蹶父周之卿士

鳳占

左莊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陳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



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注云懿氏陳大夫懿氏卜以女妻敬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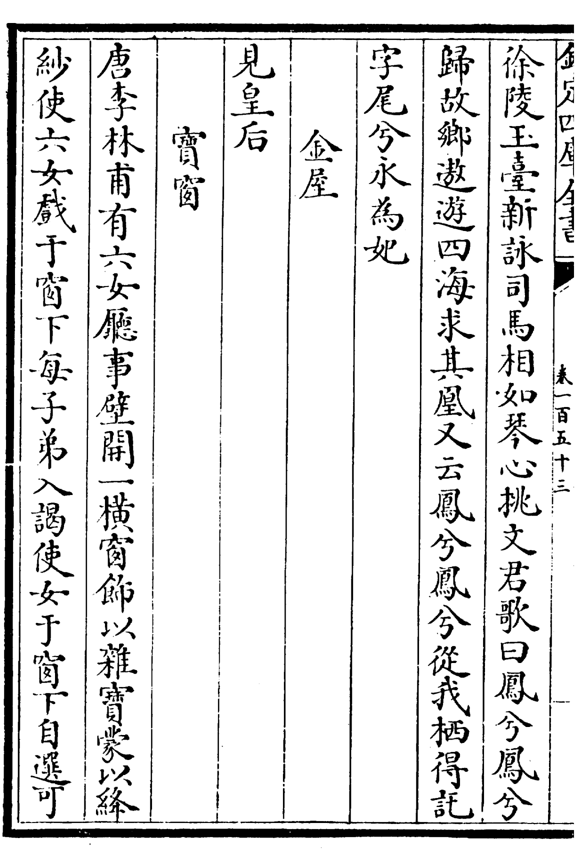
龜卜

左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

奠鴈

見御輪程子曰奠鴈取其不再耦也

求凰



徐陵玉臺新詠司馬相如琴心挑文君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又云鳳兮鳳兮從我栖得託字尾兮永為妃

金屋

見皇后

寶窗

唐李林甫有六女廳事壁開一横窗飾以雜寶蒙以絳紗使六女戲于窗下每子弟入謁使女于窗下自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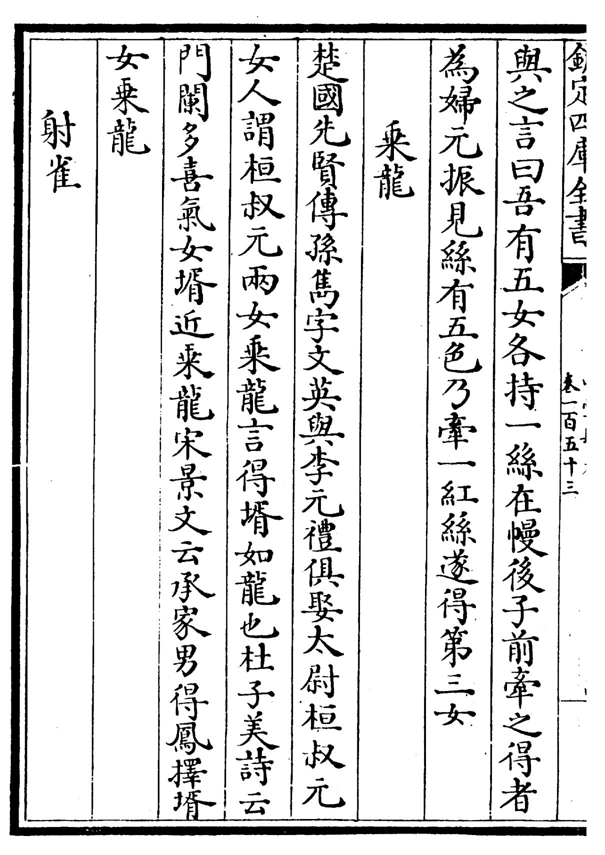
意者事之

入幣

周禮媒氏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五兩十端也每端二丈十端二十丈也又禮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一束十卷也八尺為尋每尋為一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個兩卷矣故曰束五兩

牽絲

天寶遺事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



與之言曰吾有五女各持一絲在幔後子前牽之得者為婦元振見絲有五色乃牽一紅絲遂得第三女

乘龍

楚國先賢傳孫雋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叔元女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杜子美詩云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宋景文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

射雀

見皇后

魚水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名我居注云水魚喻人配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

葭莩

漢書中山靖王曰今羣臣亦有葭莩之親注云葭蘆也

孚者其筩中白皮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

九子墨

漢鄭衆言婚禮有合歡鈴取其和諧有九子墨取其多子酉陽雜俎近代婚禮納采有合歡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葦雙石綿絮長命縷乾漆九事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取其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百子帳

語録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為宜而其

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戎虜穹廬佛盧之具禮之微者也捲柳為圈以相連鎖可張闔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真有百圈也

順天時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仲春之月令會男女鄭玄注曰仲春陰陽之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

占星候

詩唐風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綢繆

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綢繆束楚三星在戸今夕何夕見此粲者注云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云云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戸室戸也戸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一説心星有尊卑夫婦之象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

必用昏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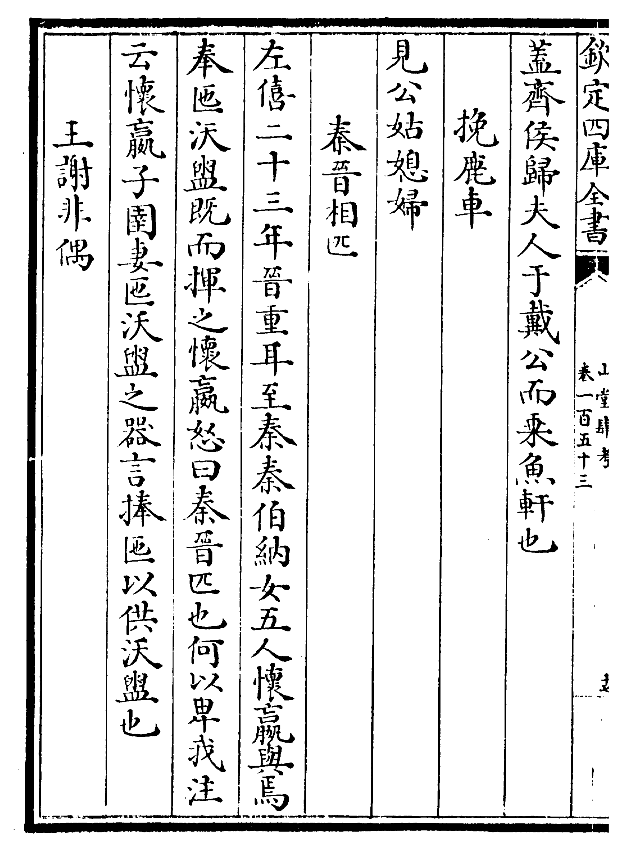
儀禮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鄭玄注曰用昕使也用昏壻也遣使行玄纁吉禮必用昕時親迎必用昏時

皆以秋冬

聖證論古人嫁娶皆以秋冬毛萇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

乘魚軒

左閔二年衛戴公立齊侯歸夫人魚軒注云婦人謂嫁曰歸夫人齊侯女戴公妻也將魚皮以飾車故曰魚軒



蓋齊侯歸夫人于戴公而乘魚軒也

挽鹿車

見公姑媳婦

秦晉相匹

左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至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畀我注云懷嬴子圉妻匜沃盥之器言捧匜以供沃盥也

王謝非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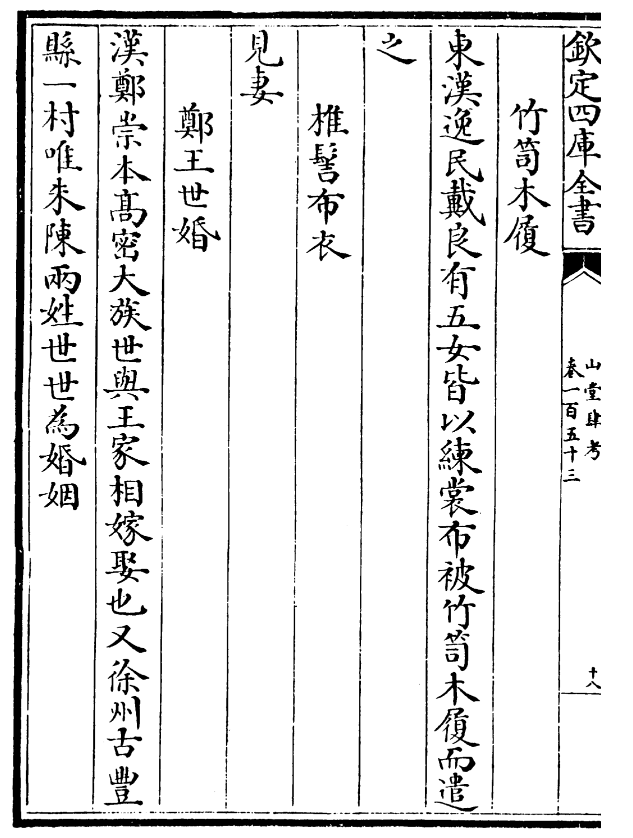
通鑑梁紀侯景請娶於王謝上曰王謝門髙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恨表疏稍悖慢

鄭忽辭齊

左桓六年鄭太子忽師師救齊齊請妻之忽固辭人問其故曰受室而歸是以師婚也

不疑辭霍

漢雋不疑為京尹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權盛大固辭



竹笥木屐

東漢逸民戴良有五女皆以練裳布被竹笥木屐而遣之

椎髻布衣

見妻

鄭王世婚

漢鄭崇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也又徐州古豐縣一村唯朱陳兩姓世世為婚姻

潘楊世親

晉楊經字仲武潘岳作誄文曰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爲帚示訓

庾袞孤兄女名芳將遣嫁袞乃刈荆苕爲箕帚訓其妥

提壺爲禮

南宋孔淳之字彦深性髙尚居會稽剡縣與徵士王敬弘爲方外之交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以烏羊䌫所乘

車輳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

假幣以聘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及長可娶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恥之户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負見平於喪所獨視偉平歸謂其子仲曰吾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與之女負曰人固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

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平既娶張氏貲用益饒游道日廣

齎裝以迎

唐柳玭家訓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寛子孫衆盛實為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為壻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及將北還女已踰笄其家無以為資須下髮為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豐厚必有令匹子孫將徧

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至荆門則裴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子孫蕃衍乃天之報施也

自擇子南

左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請于二子使女自擇焉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南即公孫楚子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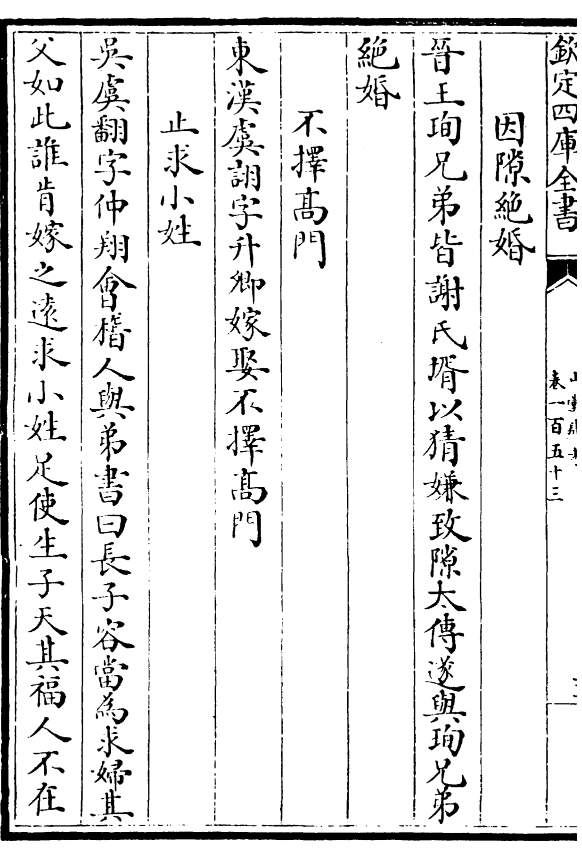
即公孫黑

自擇神武

北齊武明皇后婁少聰悟强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在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父母不得已而許焉

因怨追婚

三國袁術字公路為子娶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途追還絕婚



因隙絶婚

晉王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遂與珣兄弟絶婚

不擇高門

東漢虞詡字升卿嫁娶不擇高門

止求小姓

吳虞翻字仲翔會稽人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

貴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法反生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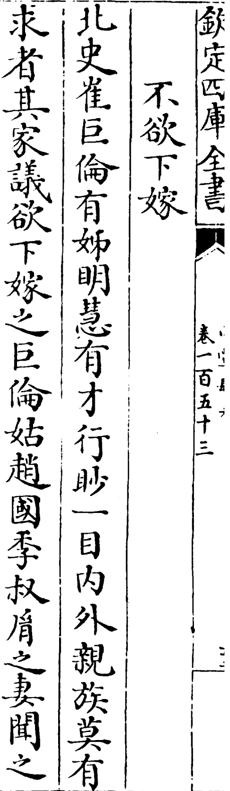
女妻孝子

劉殷字長盛張宣子以女妻之戒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才識絕世終必遠到汝謹事之

女妻貧士

白厚貧士也娶富室劉純才女送烏瑠十事麩紙爲書

劉大笑荅以真珠一升紫鴨千頭又使家僮撒燭花盈路厚大慙



不欲下嫁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眇一目内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肩之妻聞之慚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肯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其子納之時人歎其義

不忍無歸

宋鄭叔通初定夏氏女為婚及登第歸則夏氏女已瘂其伯叔欲别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平生遂

無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有疾而遂棄豈人情乎竟娶之

鏡臺爲聘

見姑

翦刀爲聘

南史江祐求范雲女爲婚因酒酣巾箱中取翦刀與雲曰且以爲聘雲笑而受之至祐貴雲曰昔與將軍俱爲黄鵠將軍今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翦刀

還之祐更姻他族

不為亂倫

晉陸玩為侍中司空兄曄為尚書僕射録光禄事父英為高平相玩子納為尚書令王導初在江左請婚于陸陸曰培塿無松柏薫蕕不同器玩不為亂倫之始

不欲失信

南史韋放字元直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其後各産男女未及長成而率亡放為徐州刺史

時有貴室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于吾友乃以息岐娶

卒女又以女適卒子時稱放能篤舊

以遠悔婚

晉王裒字偉元與管彥為友約男女為婚彥後葬父于

洛陽裒遂別嫁其女謂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以遠吉

凶斷絶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豈吾結好之意哉馥

曰吾嫂齊人也當還葬裒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去齊

如此去就何婚之有

因姓止婚

唐白敏中為相嘗欲以進士侯溫為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為宰相願為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子為壻必為人呼作白侯耳敏中乃止

求甲門

國史補序張説好求山東婚姻凡與張氏親者皆為甲門又李敬之進吏部尚書三娶皆山東舊族

通名族

唐李日知既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

娶髮

漢明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而撾婦翁有之乎對曰臣三娶皆髮女

娶癈

唐孫泰姨老以二女託于泰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答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

又宋劉廷式本田家子鄰舍翁有女約與為婚契闊數

年式登第歸鄉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
饑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
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
卒與成婚閨門極睦後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
罪之嘉其美行為之潤略後妻死哭之甚哀東坡高其
行為文以美之又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
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之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
三十時做不得此事

以劉嫁劉

晉劉頌嫁女於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于姑改姓陳氏中山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為婚可也

以王娶王

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不達禮為子納司空王沈女以姓同而源異也又王蔚娶王戫女亦同姓也

女妻叅軍

唐裴寛爲潤州叅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登樓見一人於圃有所瘞藏訪諸吏吏曰叅軍裴寛也詵問狀答曰適有人以鹿爲餉不敢自欺故瘞之詵歎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其妻曰嘗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人使觀之寛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以貌求人卒妻之

女妻旣卒

刺史杜廣初為劉景廐卒景因問廣事廣所對曲有條章景執廣手曰久覓賢者告其妻曰吾為女求夫三年不覺廐中有騏驥也于是妻之

投卷得妻

唐盧儲投卷謁李翺尚書翺長女年及笄見卷尋繹數四曰此人必為狀頭李聞之乃納為壻來年果狀頭及第過殿試徑赴佳期作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

題詩得妻

見謁見又漁隱叢話宋王氏女幼聰慧父母擇配未偶壯年不嫁作咏懷詩云白鵝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窗一夜愁趙德麟才博方鰥居因見此詩遂求婚余以為此二十八字媒也

女妻丁謂

丁顗與竇偁同幕時顗子謂尚幼偁見而竒之曰此子後當以文致遠以女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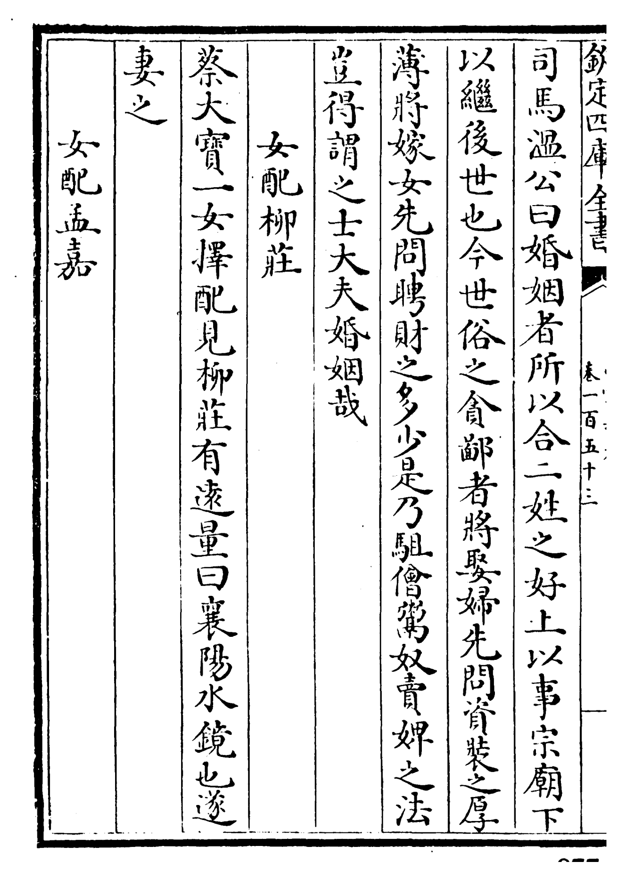
女妻富臯

晏元獻有女求婿范文正公曰公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臯晏遂以女妻之富鄭初名臯

斥去帷幔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者當火于庭

不論資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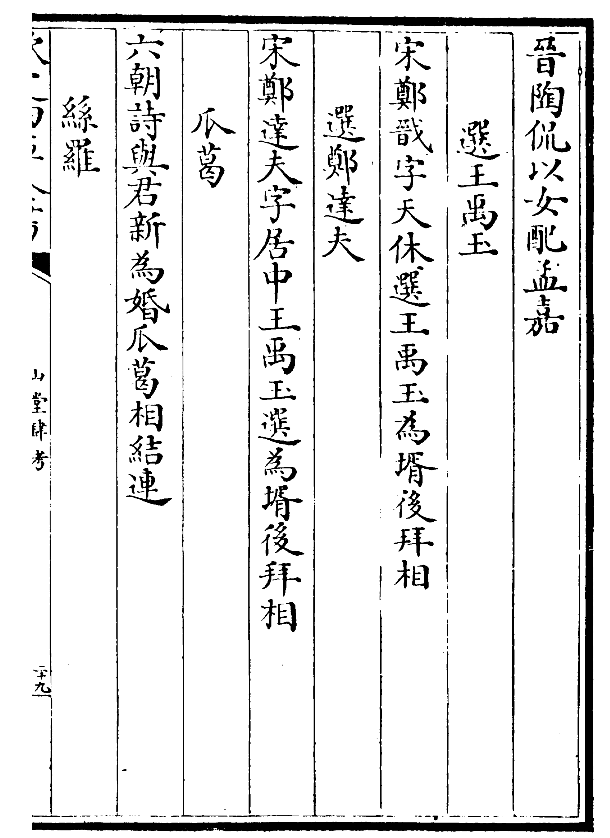


司馬溫公曰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

女配柳莊

蔡大寶一女擇配見柳莊有遠量曰襄陽水鏡也遂妻之

女配孟嘉



晉陶侃以女配孟嘉

選王禹玉

宋鄭戩字天休選王禹玉爲壻後拜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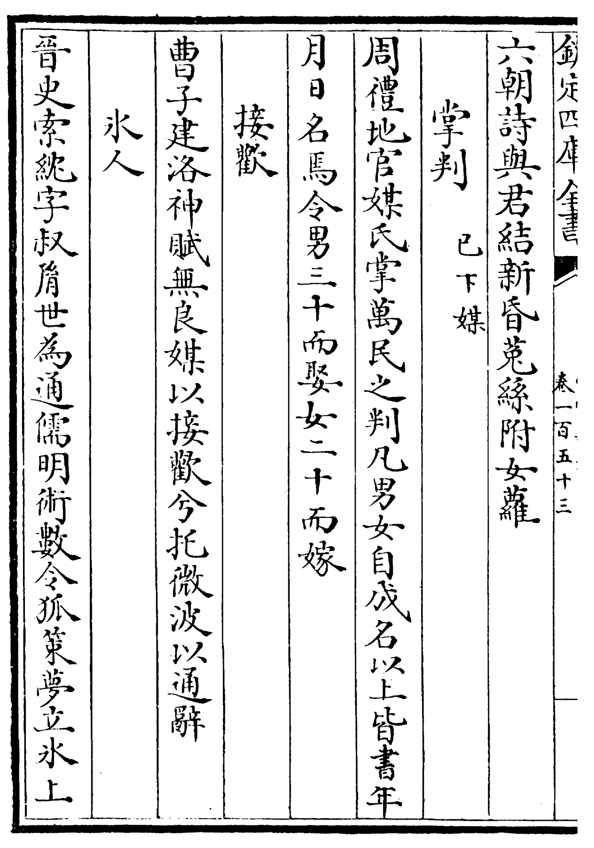
選鄭達夫

宋鄭達夫字居中王禹玉選爲壻後拜相

瓜葛

六朝詩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

絲羅



六朝詩與君結新昏菟絲附女蘿

掌判　已下媒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接歡

曹子建洛神賦無良媒以接歡兮托微波以通辭

氷人

晉史索紞字叔徹世為通儒明術數令狐策夢立氷上

與氷下人語問紞紞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

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

媒介事也策曰老夫耄矣不得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

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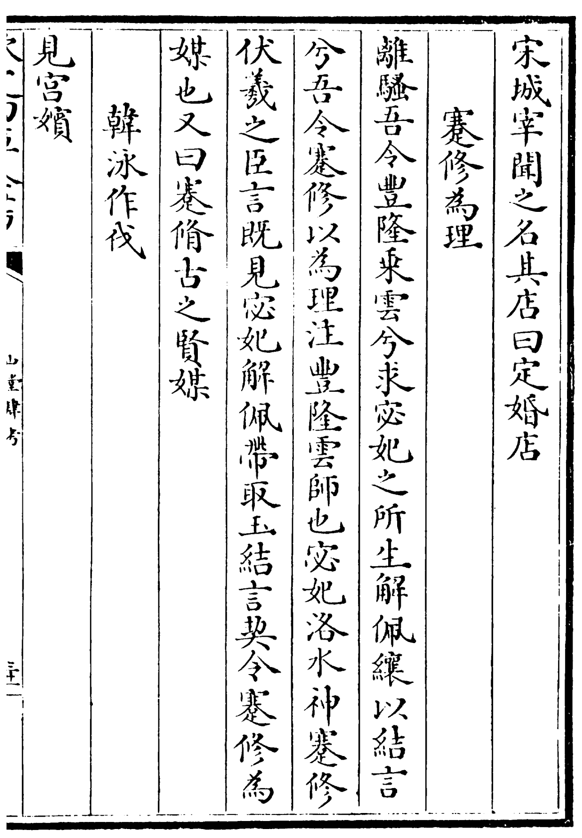
月老

續幽怪錄韋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異人倚囊而坐向

月撿書固問之答曰此幽冥之書固曰然則君何主曰

主天下之婚姻爾因問囊中赤繩子云以繫夫妻之足

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嫗女爾固遂之菜市見嫗抱二歲女亦陋老人指示固怒磨小刀付奴曰殺彼女當賜汝萬錢奴翊日刺于稠人中纔傷眉間爾後十四年固以父蔭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年十六容貌端麗眉間嘗貼花鈿未嘗暫去逼問之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父卒于宋城彼時方襁褓乳母鬻蔬以給朝夕常抱于市為賊所刺痕尚在故貼花鈿固盡言與老人答問并磨刀傷女之事



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蹇修為理

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生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注豐隆雲師也宓妃洛水神蹇修伏羲之臣言既見宓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令蹇修為媒也又曰蹇脩古之賢媒

韓泳作伐

見宮嬪

線因針入

淮南子曰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

薪因斧克

詩齊風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喪事

禮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死寇曰兵

化窮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

物故

劉熙釋名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者言諸物皆就朽故也

山頽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遥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丘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没按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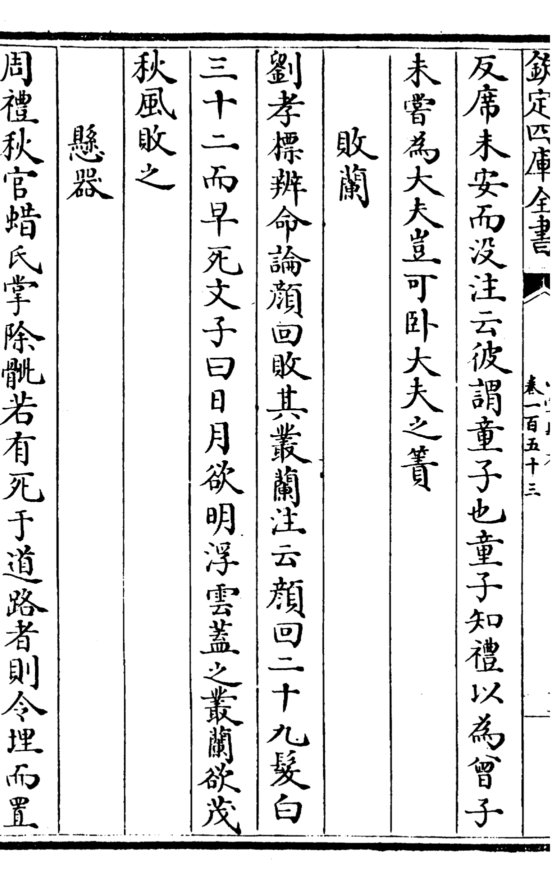
石折

蜀武擔山石折文翁時爲蜀守曰西州石折智士死即

曾子孫設酒食後三日卒

易簀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



反席未安而没注云彼謂童子也童子知禮以爲曾子未嘗爲大夫豈可卧大夫之簀

敗蘭

劉孝標辨命論顔回敗其叢蘭注云顔回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

懸器

周禮秋官蜡氏掌除骴若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

揭焉書其日月焉懸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注云骴死人骨也任器所執任之器有地之官若比長閭胥里宰之屬

待符

唐貞元中司勳郎中李朝歸第夢二黄衫人引至户外中有一人曰未須來待玉符下也後朝于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良久歸至家數日而卒

屬纊

禮喪大記男女改服屬纊以俟氣絶注云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

承衾

喪大記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

歸轊

漢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轊歸其縣王悏曰轊車相望文選路無歸轊又應劭以小棺為轊

藏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萇弘化碧

萇弘周靈王時賢臣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于地三年化為碧玉按周敬王時弘為大夫孔子從而問樂

傅說騎箕

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得得而不可見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注云東維在箕斗之間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箕尾乃列宿尾上有傅說星

捐館

史記蘇秦說趙肅侯曰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復與

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按奉陽君肅侯之弟成也

歸丘

苕溪漁隱晉羊曇謝安外甥為安所愛重安薨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也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處華屋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鵬鳥止座

漢賈誼為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以為不祥乃為賦以自廣未幾誼卒

蝙蝠繞庭

稽神錄李禪居廣陵晝時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出院門又出中門至外門不見其年禪妻卒及輀車出即蝙蝠飛翔處也

斂以璵璠

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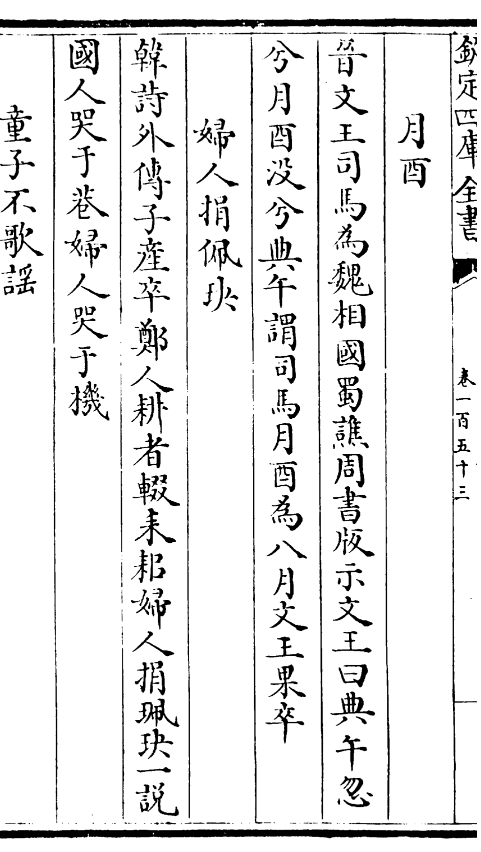
曰送死以寶玉是猶暴尸于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也

含以珠玉

唐李大亮卒年五十九將殮家無珠玉為含帝哭之為慟白虎通大夫飯以玉含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

歲辰

漢鄭玄字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歲知命當終讖云歲在龍蛇賢人嗟嗟



月酉

晉文王司馬為魏相國蜀譙周書版示文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謂司馬月酉為八月文王果卒

婦人捐佩玦

韓詩外傳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邦婦人捐珮玦一說國人哭于巷婦人哭于機

童子不歌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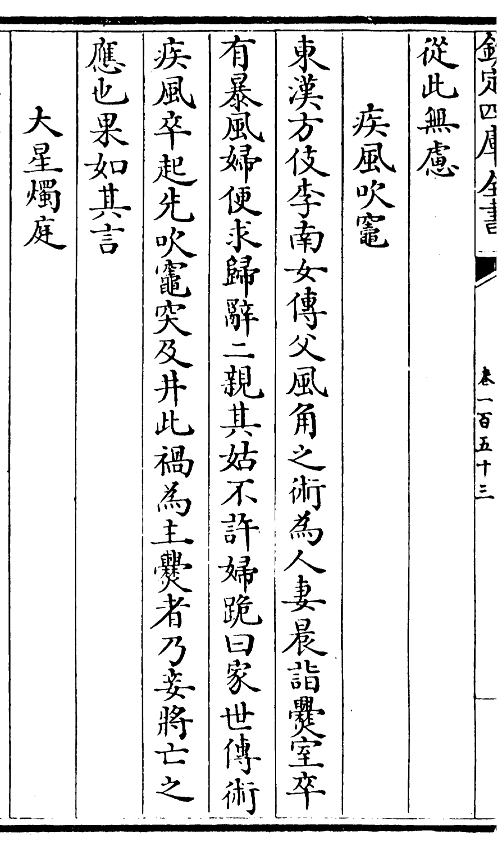
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

營中星流

諸葛亮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相持百餘日有星赤色而芒角自西南流亮營中俄而亮卒

樓上烟出

太平廣記潤州城南有樓名萬歲俗傳樓上烟出刺史必死不死則貶開元後董琬為採訪使居此州晝日煙出刺史憂愁而死乾元中又煙出有吏密伺之就視乃樓中有井井中有小蟲黑色作團而上遥觀有類於煙



從此無慮

疾風吹竈

東漢方伎李南女傳父風角之術為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求歸辭二親其姑不許婦跪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主爨者乃妾將亡之應也果如其言

大星燭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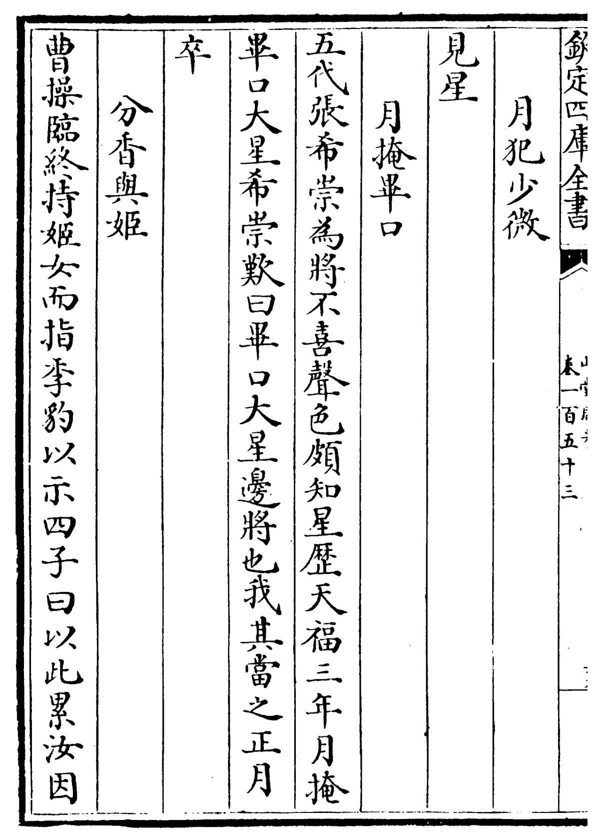
唐令狐楚卒之夕有大星隕於寢室之上其光燭于庭

夢遇白雞

晉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薨劉禹錫詩天上新除黄紙詔人間已度白雞年

夢書白駒

唐杜牧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平生所為文章焚之未幾卒



月犯少微

見星

月掩畢口

五代張希崇為將不喜聲色頗知星歷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正月卒

分香與姬

曹操臨終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此累汝因

泣下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作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藏者兄弟可共分之又操初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于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

出金託友

見義士

決疣潰癰

莊子曰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疣潰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埃之外逍遥乎無為之業

遇蛇逢鼠

昔有人入井遇四蛇傷足上樹逢二鼠咬藤四蛇喻四時二鼠喻日月迫促大限無所逃耳有偈曰入井四蛇催命促攀枝二鼠咬藤傷

木稼

按雨及木而凝氷謂之木稼唐天寶中諺曰木生稼達

官怕其年木稼而寧王卒又唐熈寧三年草木皆稼衆

謂大臣當之數日韓琦卒王介甫挽詩云木稼曾聞達

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稼或作介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

樹摧

李白詩王家碧瑤樹一樹忽先摧海外故人泣天涯弔

鶴來

不見嫁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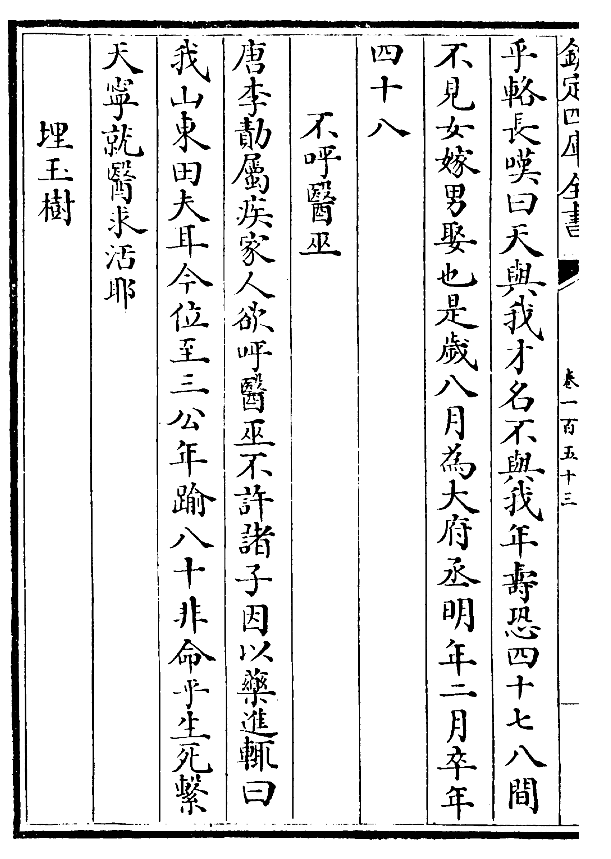
魏管輅舉秀才弟辰謂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兾當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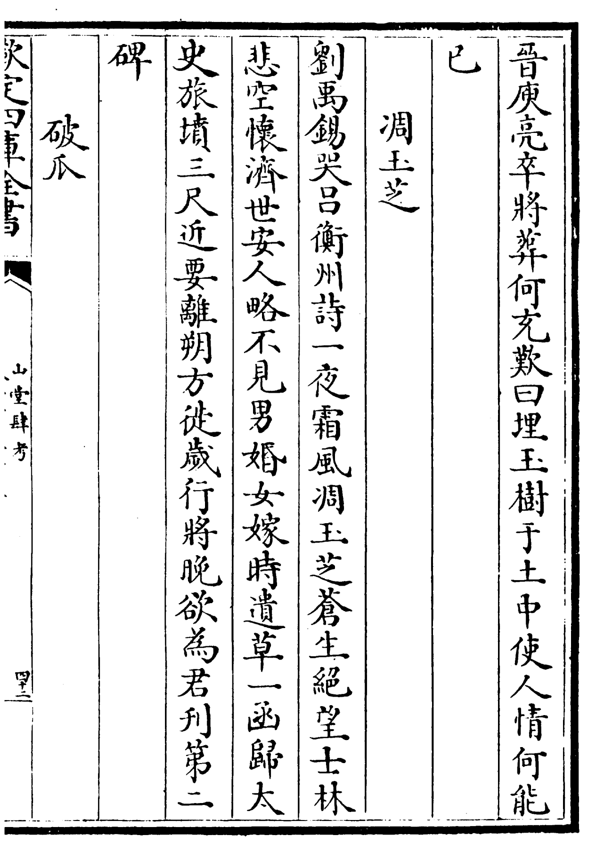
乎輅長嘆曰天與我才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也是歲八月為大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不呼醫巫

唐李勣屬疾家人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因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醫求活耶

埋玉樹





晉庾亮卒將葬何充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凋玉芝

劉禹錫哭呂衡州詩一夜霜風凋玉芝蒼生絶望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朔方徙歲行將晩欲為君刊第二碑

破瓜

譚苑呂仙翁詩與張洎云功成多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為二八字洎果六十四而卒

蓰豆

西京詩話王師伐金陵城將破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蓰蓰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于難復見一貴人盛冠服墮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徐鍇死圍城中後王平甫和蓰字韻詩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夢園隨空中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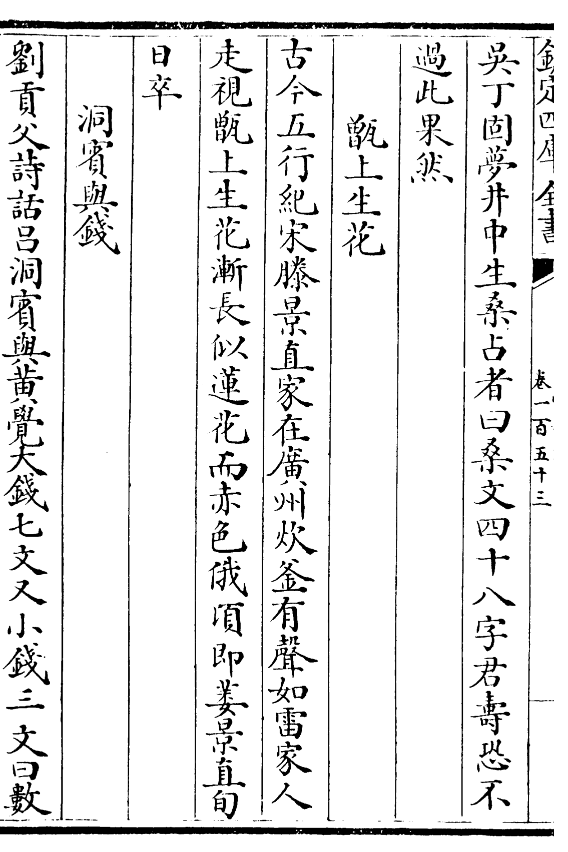
一朝千古

唐史薛收卒秦王與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間豈期一朝成千古耶

一別千秋

唐駱賓王作裴大夫挽歌蒿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井中生桑



吳丁固夢井中生桑占者曰桑文四十八字君壽恐不過此果然

甑上生花

古今五行紀宋滕景直家在廣州炊釜有聲如雷家人走視甑上生花漸長似蓮花而赤色俄頃即萎景直旬日卒

洞賓與錢

劉貢父詩話呂洞賓與黃覺大錢七文又小錢三文曰數

不可過也覺至七十餘作詩云牀頭歷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楊寘投刺

括異志進士楊通與狀元楊寘相善寘投刺自稱龍首山人屢歷中登第而卒後人解曰龍首狀元也山人無祿之稱也

節使餽羊

宣室志唐李德裕南行名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

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還積旬日振武軍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否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没不還

刺史具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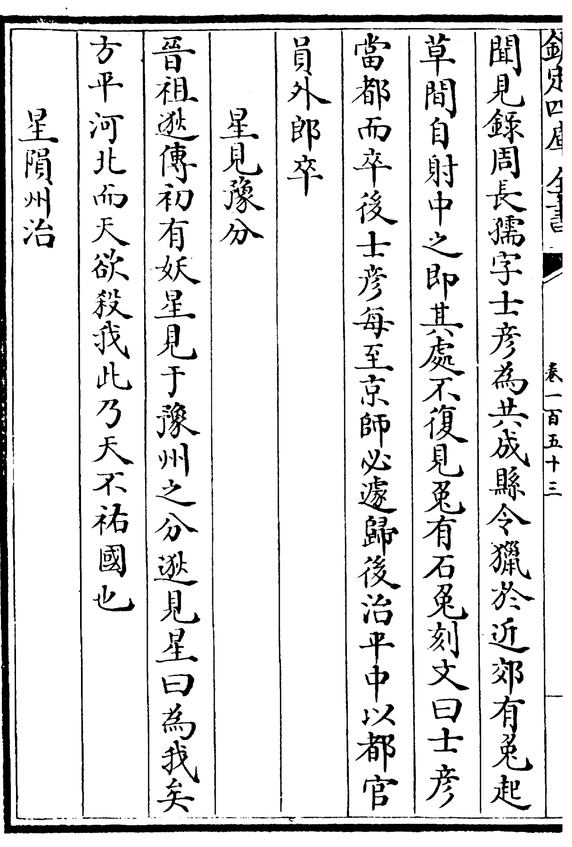
唐邢和璞居嵩潁間有頼陽書三篇房琯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兔之庭非館非寺病起于魚食而休于龜兹其後房舍閬中紫極宫見有治龜兹板者始憶邢之言

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于刺史其夕果病鱠卒

畫蛇盤鏡

前定錄袁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作數日卒其留書尚多妻開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

石兔刻文



聞見錄周長孺字士彦為共成縣令獵於近郊有兎起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兎有石兎刻文曰士彦當都而卒後士彦每至京師必遽歸後治平中以都官員外郎卒

星見豫分

晉祖逖傳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天不祐國也

星隕州治

宋韓魏公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所櫪馬皆驚神宗為發兩河卒為治塚又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

水窮天盡

古今詩話李續字長源一日忽有人在牀下誦詩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續曰誤矣豈非坐看雲起時耶答曰此雲安能起知君死期故相别數日而卒

屋破雲穿

廖驅嘗有詩曰雲穿搗藥室雪壓釣魚舟自解曰屋破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爲雪壓無用也後六十日卒

大風飛瓦

言行錄劉元城器之將死時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于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

洪濤捲岸

晦庵朱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甍于考

亭所居之正寢是歲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為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為洪濤捲去數百尺

空中甲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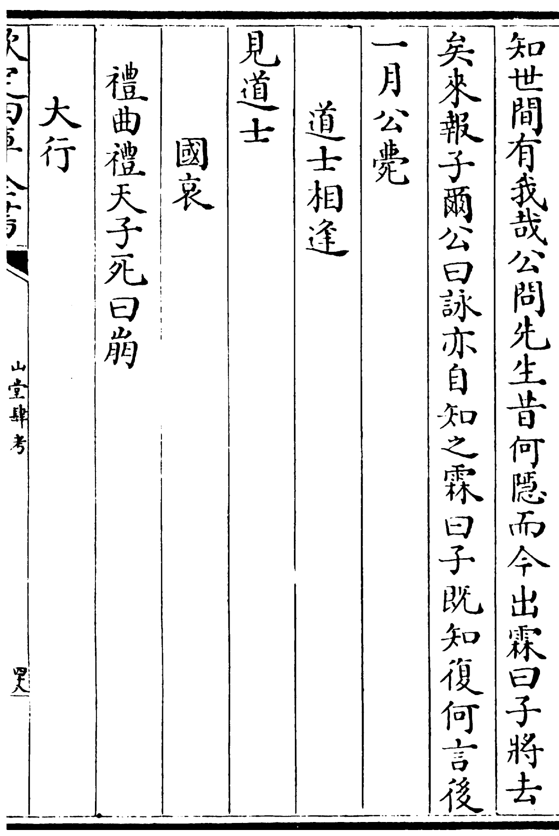
邵氏聞見錄富鄭公弼元豐六年疾病五日大星隕于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堂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

山中旗鶴

邵康節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吾神往矣無以藥相逼也

逸人來報

宋張乖崖公詠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年不可得嘗作憶霖詩寄語巢由莫相笑此身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一被褐騎驢者叩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訪閽吏走白公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斯呼姓名霖笑曰别子一世尚爾童心彼豈



知世間有我哉公問先生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子既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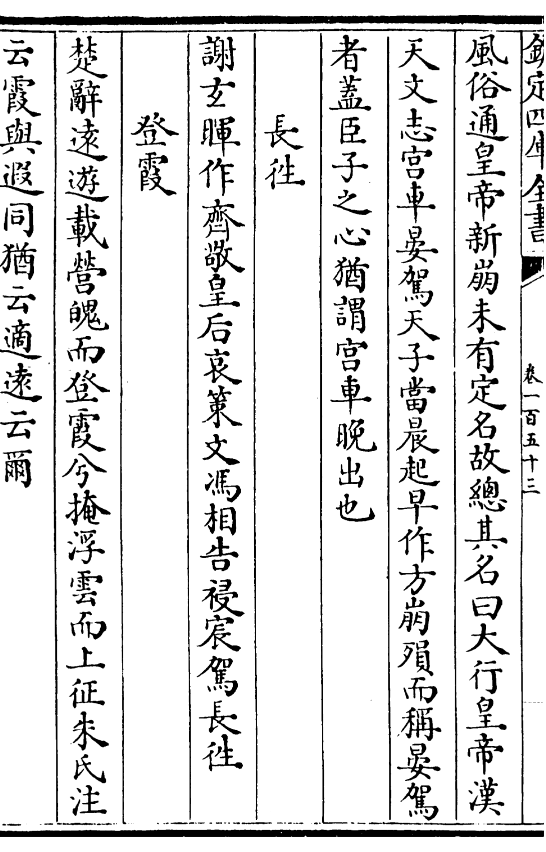
道士相逢

見道士

國哀

禮曲禮天子死曰崩

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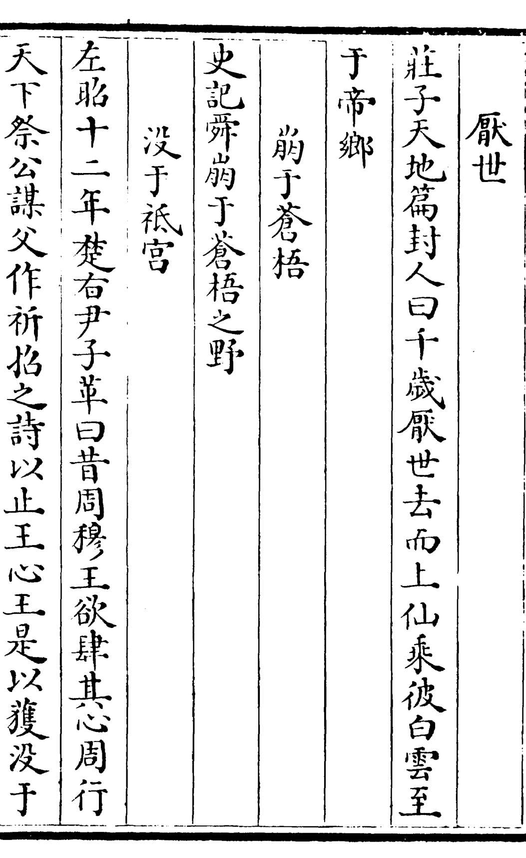
風俗通皇帝新崩未有定名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漢天文志宮車晏駕天子當晨起早作方崩殞而稱晏駕者蓋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

長往

謝玄暉作齊敬皇后哀策文馮相告祲宸駕長往

登霞

楚辭遠遊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朱氏注云霞與遐同猶云適遠云爾



厭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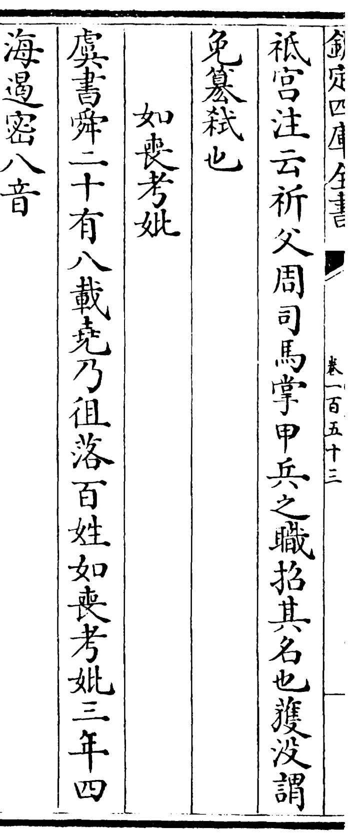
莊子天地篇封人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崩于蒼梧

史記舜崩于蒼梧之野

没于祇宫

左昭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



祇宫注云祈父周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頀没謂免篡弑也

如喪考妣

虞書舜二十有八載堯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若涉淵氷

周書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作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己予惟小子

若涉淵氷予惟往求朕攸濟

號弓

漢郊祀志黄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龍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黄帝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

秦璧

秦始皇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

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按滈池君水神也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尸蟲出戶

齊桓公病五公子爭立及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

鮑魚載車

秦始皇崩於沙丘李斯以上崩在外不發喪載轀輬車中轀車臭詔從官令載鮑魚一石亂其臭孟康注云轀輬車如衣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凉故名之曰轀輬車

陵頹谷踊

曹植卞太后誄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牙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

雨泣風號

令狐楚唐憲宗哀冊柳宮龍動竹池魚躍兆庶雨泣于
浩穰萬靈風號于寥廓

寢曜徂芳

梁王均昭明太子哀冊哀繼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
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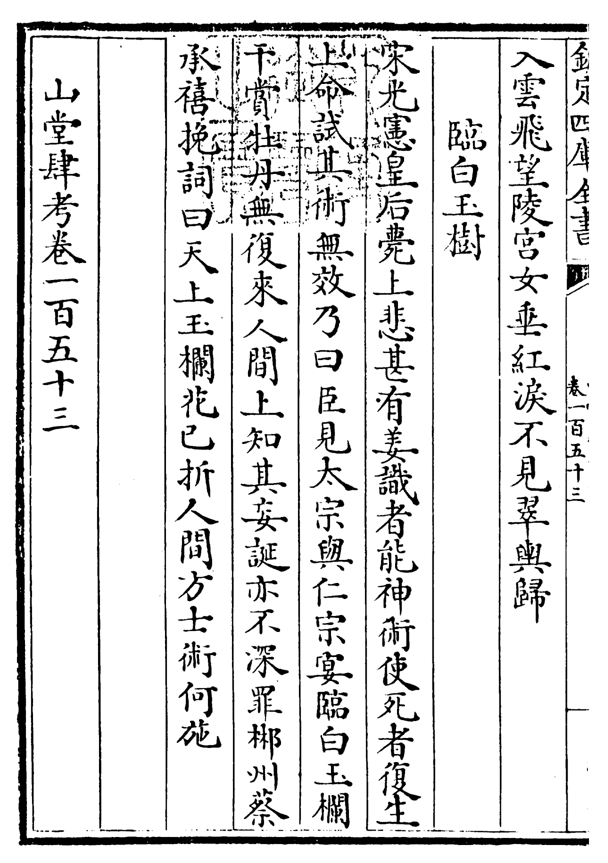
移巾改饍

歐陽修仁宗輓詞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遊遽然虛玉

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移巾幘饔人改饍羞尋常飛白几
寂寞暗塵浮

　　掩赭黄衣

昭陵發引王禹玉作清平二曲其一云上林春晚曾奉
玉宸遊水殿戲龍舟玉簫聲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
遊人重到曲江頭事往涕難收空餘御幄傳香處依舊
水東流其二云玉宸朝晚忽掩赭黄衣愁露鎖金扉蓬
萊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　龍軒長仗轉西畿旌旆



入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淚不見翠輿歸

臨白玉樹

宋光憲皇后薨上悲甚有姜識者能神術使死者復生上命試其術無效乃曰臣見太宗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復來人間上知其妄誕亦不深罪郴州蔡承禧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